



## 卜辞登族、登地与商周东土邓器\*

陈 絜

**摘要:**周代南阳盆地至随枣走廊间有媯姓邓国,但与殷墟卜辞所见晚商登族不同,后者主要盘踞在今济宁兖州一带,也即《春秋》隐公十年之鲁邓,二者不可混淆。有鉴于此,商周登族青铜器也当一分为二,尤其是西周早期器,其归属需要仔细甄别。结合卜辞地理研究与铜器本身所蕴含的信息,目前所知东土登器主要有晚商为主的登弁盃、举登鼎、串嵩登鼎、串嵩登解、登笋罍、登爵及卣(簋)等,洛阳北窑西周墓所出登氏组器、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M163所出登仲尊和传世登小仲方鼎诸器,大致亦与周初东土登族首领的西迁有关。

**关键词:**商周;青铜器;分域研究;东土地理;族群迁徙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1-0121-08

烝尝祭祖之礼,习见于先秦文献,诸如“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诗经·小雅·天保》)、“絜尔牛羊,以往烝尝”(《诗经·小雅·楚茨》)、“顾予烝尝,汤孙之将”(《诗经·商颂·那》)者即是。传统注疏之家一般认为秋祭为尝、冬祭曰烝,是最具代表意义的祭祖礼。两周金文则有“用烝用尝”(姬鼎,《殷周金文集成》<sup>①</sup>2681)、“以烝以尝”(陈侯午敦,《集成》4646)之习语,语词“用”“以”可互训,所述与文献“烝尝”同。金文“烝”字多从米,或作“𥝱”,或作“𥝲”,足见作为声符的“𥝱”、“𥝲”二字,读音一致,同为“登”字之异构。表烝祭义的“登”字,于殷墟卜辞又可写作“𥝳”,如“其登(烝)于祖乙”(《小屯南地甲骨》<sup>②</sup>2619)者即是,此形构殆属“𥝳”字省形,从升、从豆的“𥝴”则属会意字。此外战国陈侯午敦(《集成》4648)“登(烝)”字作“𥝵”,可视作“𥝳”形讹体或“𥝴”形繁构。以上便是“登”字词义训释的理由及𥝱、𥝲、𥝳与𥝴四种基本形构的相互关系。

除去祭祀动词,“登”在甲骨金文中往往用作国名、族名与地名,尤其在两周金文中多可读

作“邓”。例如河南省平顶山市渑阳县曾出一簋,大致年代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其铭文(《集成》3775)曰“登公作雁(应)媯𦉳媯簋”,据以可知,登公的族姓为媯。又如旅顺博物馆藏登孟壶(《集成》9622,两周之际)云“登孟作监媯尊壶”,属家族首领为出嫁女子作器,其“监媯”之名亦可证明登氏媯姓。此均与《左传》桓公十一年郑庄夫人“邓媯”、《左传》庄公四年楚武夫人“邓曼”之称相吻合,故金文登公、登孟当分别读作“邓公”与“邓孟”,也即《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之邓。两周时期的媯姓邓国,大致坐落在今河南南阳至湖北襄阳之间,扼控南阳盆地至随枣走廊这一中原王朝与南土间的交通要冲,“中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集成》949,西周昭王)有“中省自方、登”之辞,与方地联称之登,殆与媯姓邓国有关联,其地当与楚国“方城”(一说即今南阳方城县)邻近。这是我们见到的有关南土邓地最早的文字记录。通行意见认为,两周媯姓邓国在南阳盆地南缘,也即今襄阳古邓城遗址一带<sup>③</sup>。

收稿日期:2022-08-01

\*基金项目:“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甲骨金文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G1601)。

作者简介:陈絜,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主要从事甲骨金文、商周史研究。

是说大体可信。所以,如湖北襄阳(如余岗、王坡、山湾)、钟祥文集镇黄土坡及谷城擂鼓台所出周代登器,就器物年代及所处地域范围判断,归于媯邓是比较稳妥的。对此徐少华先生已有系统梳理<sup>④</sup>,可参考。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登公簋盖(《集成》4055),据铭文“登九月”“登公”之辞可知,此亦属媯邓之器无疑。而陕西武功出土的西周晚期伯氏鼎(《集成》2643),虽为半姓贵族伯氏夫妇所铸,但以邓历纪时,故与南土邓国相关的可能性自然更大一些,简单说,伯氏应该是楚国贵族而徙居邓国者。

不过某些传世器以及山东昌邑、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出土的部分登器,尤其是年代在商末周初的相关青铜礼器,其国别归属目前尚存分歧。过去曾有学者主张关中另有邓族,那些无法归入南土邓国器的登器应属关中邓氏所有<sup>[1]63</sup>。是说虽属缺乏证据的悬测之辞,但商周登器来源二途的思考,至今依旧有其启示作用。当然,此类器物的真实源头还得在山东境内寻找,殆与甲骨所载晚商东方登地、登族有关。今从卜辞登地、登族的地望说起,不当之处,祈请赐正。

## 一、卜辞所见东土登族与登地

据卜辞记载,晚商有登族,于武丁时期最为活跃,其代表人物便是“犬登”,例如:

(1) 贞:犬登其出,不若。(《甲骨文合集》<sup>⑤</sup>4641,宾组)

(2) 贞:犬登亡祸。(《合集》4642,宾组)

(3) 贞:呼犬登视[ ]。(《合集》4645,宾组)

(4) 贞:犬登获羌[ ]。(《合集》205,宾组)

(5) 丙[ ]贞:令犬登[ ]麋[ ][ ]<sup>⑥</sup>方。(《合集》8672,宾组)

(6) 甲寅卜,亘[贞]:呼犬登执豕,牵。(《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sup>⑦</sup>452,宾组)

“犬某”之称于卜辞习见,如犬过(《殷虚文字乙编》<sup>⑧</sup>383,自组)、犬系(《合集》5667,宾组)、犬铸(《合集》5668,宾组)、犬彝(《合集》27909,无名组)、犬自(《合集》27915,无名组)、犬大(《合集》27910,无名组)等。稍复杂的有“某犬某”,如缶犬葍(《乙编》155,自组)、牢犬言(《合

集》27923,无名组)、成犬敢(《合集》27914,无名组;29394,何组)、孟犬由(《合集》27907,无名组)、宕犬先(《合集》27904,无名组)、旂犬自(《合集》27898,无名组)。结合在成犬毕(《合集》27925,无名组)、在画犬中(《合集》27902,无名组)、在因犬雍(《合集》36424,黄组)诸例可知,名号“某犬某”由地名+职事“犬”+族名构成,“犬某”之称则由职事“犬”+族名构成,后者与大家熟知的“寝某”“小臣某”等称名形式类似。犬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田猎,且任犬职者多出自田猎区周边的土著,殆与其熟悉当地形胜地貌相关。所以“犬登”即为登族之人出任犬官后的称谓方式,且登族居地极有可能是在“泰山田猎区”周边。

此外,还有径称“登”者,即登族首领之专称,例如:

(1) 丁亥,登视一屯。小[ ]。(《合集》7382白,宾组)

(2) 戊午卜,设贞:沚馘再册,王比。

贞:呼登视[ ](戎)。(《合集》7384,宾组)

(3) 己亥[ ]伯或[ ]。

庚辰贞:左登比,亡祸。

[ ]酉贞:[ ]亡祸。(《合集》32814,历组)

例(1)为纪事刻辞,记录登检视卜骨两对。例(2)则是商王命令登侦视戎地或戎族(戎地近戚,参《合集》20757,殆即《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之戎),同日还有商王会同东土沚族首领沚馘的占卜记录。例(3)“左登比”为宾语前置句,文义同班簋(《集成》4341)“左比毛父”“右比毛父”,是讲商王希望从左面会同登。同版亦见东土沚族首领伯或<sup>⑨</sup>,可知当时登族首领“登”或亦活动于今山东境内。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晚商自有一登族,其首领以族名为称,且任王朝犬官以协助商王田猎,同时也受商王之命而参与必要的战事活动。从登任犬职、与沚族首领等东土人物同辞或同版、且曾受王命侦视鲁西南戎地等众多线索推测,武丁时期登族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今山东境内。

晚商有登地,且一定坐落于殷东,卜辞有比较明确的线索,例如:

王其又(祐)于滴,在右石燎,又(有)雨。  
即𠄎(淄)燎,又(有)雨。

王其呼戍霽(零)孟,又(有)雨。吉。  
𠄎兀(元)霽(零)孟田,又(有)雨。吉。  
登燎,𠄎豚。

𠄎羊。

𠄎小宰。(《合集》28180,无名组,图1-1)

上引卜辞主题为求雨之祭,前后内容浑然一体。具体可分为三组:一、二两辞为一组,围绕求雨于滴而占卜燎祭地点,其中滴即东平鄆邑附近之水体;具体行祭地𠄎,可读为淄,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之淄,也就是今天的柴汶。三、四两辞另成一组,占卜由何人雩祭孟田,其中孟地在今泰山南麓一带<sup>[2]</sup>。余下三辞又成一组,即占卜在登地燎祭时选用哪种牺牲。这里的登地,自当密迩滴、淄、孟诸地,可在汶水流域一带寻其线索。

再如黄组卜夕卜辞有商王在登地驻蹕的占卜记录:

庚戌卜,[在]登贞:[王]今夕亡祸。

𠄎卜,在廌(荐)[贞:王]今夕亡祸。

𠄎[卜],在廌(甗)[贞:王]今夕亡[祸]。

(《合集》36929,黄组,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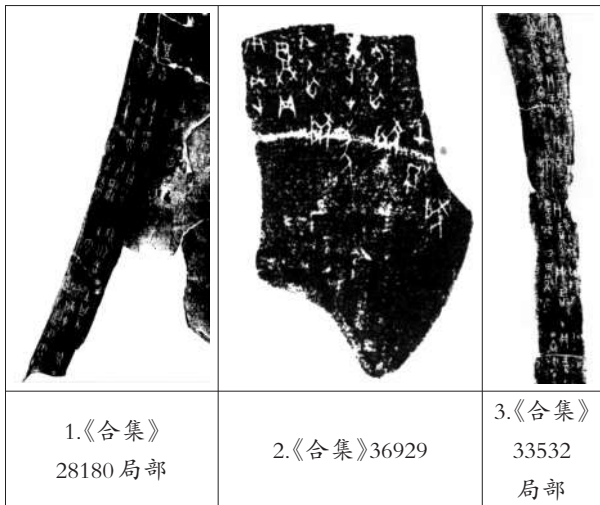


图1 “登”地卜辞拓片

就卜夕辞一右一左接续刻写的行款规律,廌地占卜日与庚戌日相隔一天,廌地占卜日与庚戌相隔三天。也就是说,从登到廌、从廌到廌最多都是两天的行程,即壬子在廌,甲寅在廌。廌即荐地,卜辞又作庆,为十祀征人方经由

地,见诸《合集》36553+36550,大致坐落在今山东平阴、东平间。廌乃甗字初文,《合集》31812、36345等卜辞又从犬作献,另如《合集》28403、29356等则从虎作𠄎。据《屯南》1032+316可知,甗地与习见东土田猎地襄关系密切,殆即《春秋》僖公十八年“宋师及齐师战于甗”之甗,其地在今济南历城一带<sup>①</sup>。荐、甗地望我们在其他文字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讨论,于此不作展开。综上可知,登地一定在殷墟以东区域范围内。

另无名组田猎卜辞有一𠄎地,字从登从竹、升声,可隶定为“𠄎”。过去笔者曾以为可与征人方经由地“𠄎”(即《春秋》僖公二十二年鲁、邾之间的“升陞”)合而为一<sup>[3]</sup>。如今看来分开处理亦无妨,𠄎也有可能是登(邓)地异写。其辞曰:

戊戌卜,贞:王其田孟,亡灾。

辛丑卜,贞:王其田孟,亡灾。

壬寅卜,贞:王其田向,亡灾。

乙巳卜,贞:王其田𠄎,亡灾。

戊申卜,贞:王其田孟,亡灾。

辛亥卜,贞:王其田孟,亡灾。

壬子卜,贞:王其田向,亡灾。

乙卯卜,贞:王其田𠄎(𠄎),亡灾。(《合集》33532,无名组,图1-3)

此中涉及田猎点有孟、向、𠄎、𠄎四地,其中孟在泰山南,向在鲁、莒间,两地反复出现,说明商王始终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田猎。而𠄎地又在汶水中游一带<sup>[3]</sup>,所以𠄎地也应在鲁中或鲁南为近似,这与前述登地坐落区域范围相同,所指殆为同一地名<sup>①</sup>。

《左传》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杜注:“邓,鲁地。”<sup>[4]77</sup>王献唐指出鲁邓大致在今济宁、兖州一带<sup>②</sup>,其说近理。这一鲁国邓地,适与卜辞东土登地坐落范围相契合,所以卜辞所载登族、登地恐怕就是鲁邓之前身。这为商周东土登器的甄别,提供了比较可信的地理基础。

## 二、商周东土邓器举隅

与东土登地有关的邓器中最为显著者有登斧盃、举登鼎、串寓登鼎与串寓登觶<sup>③</sup>、登𠄎壘、

登爵及卣簋诸器,此中晚商器居多,兹述如下。

1.登斧盃。登斧盃(图2-1)失盖,1992年3月于山东昌邑塔尔堡乡上河头村出土,现藏昌邑文物管理所。盃鼓腹,腹底分裆,呈三袋相联之状,三柱足,流管斜出于颈腹间,相对一侧有带系牛首鋈,束颈,微侈口。整体形制与宝鸡斗鸡台出土的、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子父乙盃(《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sup>⑨</sup>09338,图2-2)、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卣卣父乙盃(《资料库》09346)、上海博物馆藏兽面纹盃(《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下》<sup>⑩</sup>170)等典型晚商器相同。腹部主体纹饰为大兽面纹,颈部则饰两两相对的鸟纹三组一周。鋈下腹壁位置铸铭文四字,曰:“登斧尊彝。”(图2-1)其中“彝”字下半部为鋈所掩<sup>⑪</sup>。该器年代孙敬明等明确断为商代,比较可信。铭文“斧”字目前有“共”“公”两种解释,释读依据尚不够充分,暂时存疑,但“登斧”为铸器者之名应是可信。孙敬

明等以为该器与南阳邓县之邓有关联,但关联何在,孰源孰流,似乎没有表述清楚,日后或可再讨论。考虑到殷墟卜辞有较为系统的东土登族的记载,而登斧盃本身出自山东,年代上又与卜辞互洽,故定为东土故族器似乎更合理一些。至于何以从济宁兖州一带流转到昌邑,目前还不宜轻下断语,一种可能性便是齐鲁分封后导致当地土著及其器物四迁。

2.举登鼎。传世举登鼎(图3-1)为立耳柱足鬲形鼎,器腹饰大兽面纹。其形制纹饰、腹足比例与殷墟墓地M1713所出亚鱼鼎(《资料库》NA0140)、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54所出亚长鼎(《资料库》NA0118)、郭家庄商墓M160所出亚戡止鼎(《资料库》NA0190)等完全一致,为典型晚商器。内腹铸“举登”(图3-1)二字,比照费县朱田镇所出举戣器铭“举戣”可知,举登乃举氏又一分族,也就是别居于登地的举族分支。按晚商举族大致盘踞在今济南长清一带,当时举氏各分支则散落在今山东境内。如举戣在费县;举次(盗)在泗水、平邑间;举棘在肥城一带;举夔则在长清,离母族最近<sup>[5]</sup>。总的说来,在自然分衍下分族新居地去母族不太远<sup>[6]</sup>。借此推测,举登之登恐怕就是见诸卜辞的登地,该分支的居地殆在兖州周边,而举登器应该出自鲁地。

3.申嵩登鼎与申嵩登解。申嵩登鼎(图3-2)为保利博物馆藏品,形制纹饰与举登鼎基本一致,唯柱足稍粗悍,亦属典型晚商器。鼎内腹铸铭文(《资料库》NA1565,图3-2)7字,曰:“申嵩登作父丁彝。”申嵩登解旧藏于潘祖荫,有铭文



图2



图3

(《集成》6443,图3-3)曰:“串寓登父丁。”比照二器铭文可知,“登”亦属族氏铭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按“串寓”晚商器相对常见,如串寓父丁豆(《集成》4658)、串寓父丁卣(《集成》5068、5069)、串寓戈(《集成》10861)等,“串寓登”应视作串寓族在登地的分支。程少轩认为晚商寓族或与临淄境内的纪鄫相关<sup>[7]</sup>,是说应予以重视。此外春秋时期古济水以东、平阴以南有齐国属邑鄫,即《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鄫,公追齐师至鄫”之鄫,杜注:“济北谷城县西有地名鄫下。”<sup>[4]264</sup>这一鄫地也应充分考虑。总之东土有鄫是确凿无疑的。又“串”亦为晚商金文习见族氏名号,最需要注意的是冉串媯觚(《集成》7196、7197),其中“冉串”为作器者族名,“媯”为祭祀对象,也就是出自芑族、嫁入冉串族的已故女性<sup>⑥</sup>。晚商芑族盘踞于今汶水中游一带,依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及一般通婚范围判断,与芑族通婚的冉串族当然也不会离鲁中芑地过远。综合以上线索推测,串寓之族实为殷东旧族,其中一支别族徙居于鲁邓,故以“串寓登”名族。

4.登卣。登卣(图4-1)1978年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出土。屋脊式盖,盖上有钮。器腹呈四面体,直颈,方圈足。腹两侧各有一个兽头形环耳,衔一圆环。腹前后两面都有一兽头形鼻。该器形制与河南省洛阳市北窑村庞家沟6号墓所出晚商母夔卣(《资料库》09780)、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M1149所出子卣(《资料库》NB1007)同。登卣通体饰饕餮纹,有八条棱脊贯穿上下。盖内有族氏铭文“登卣”二字(图4-1)。按卣族器常见,但以传世器居多,其中出土地明确者有山东青州苏埠屯墓葬所出卣爵(《资料库》NB0249)与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墓地M120所出媯卣(《资料库》NB0407),相传出自安阳者则有亚卣方彝(《集成》9854)、亚卣勺(《集成》9910)与两件卣戈(《集成》10632、10634)等,此外要注意的是三件卣目父癸爵(《集成》8964—8966)。由卣目器可知卣族曾任王朝目职,为商王侦察边鄙敌情,而京内所居成员乃卣氏分支,故系“亚”为称,以示与母族之别。也就是说,卣族族居地或在王朝边陲。而前掌大M120出土媯卣则说明卣族与任姓史族通婚,依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作为姻亲的卣、史二族,在

居地上应该相距不远,可能都在鲁西南一带。另据甲骨文记载,晚商有逆族,其活动区域多在殷东,结合卣爵出自青州苏埠屯墓葬、媯卣出自滕州前掌大墓葬等线索,大致可推定殷商卣族为殷东故族。所以登卣之登恐怕与卜辞登族有关,其族居地或在卣地,也就是说登卣为登地登族之分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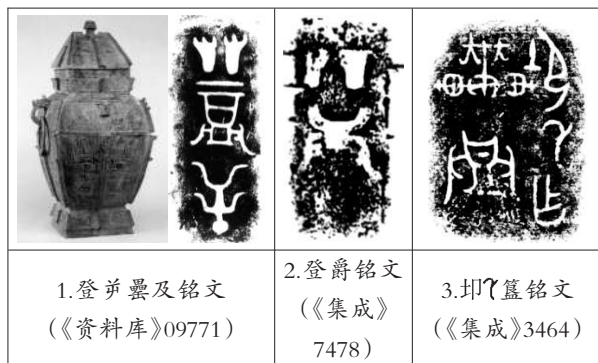


图4

学界一般认为大凌河流域所出铜器为商周族群北向拓殖的遗存,甚至认为与文献孤竹国有关。此类说法尚待商榷。其中最大的疑问是,所谓的窖藏坑出土器物除了族属庞杂外,以大型重器为主,几乎不见觚爵等核心礼器。而且器物年代早晚不一,晚商器、西周早中期甚至东周器,掺杂一起。单坑所出固然无法拼凑为成组礼器,即便邻近众坑所出器物全部打乱重组,依然形成不了完整的礼器组合关系。所以大凌河流域所出商周铜器,更像是后世藏家或商贾因战乱等原因而埋藏于此。这批器物,从其族属判断,多数与东土故族相关,包括史、鱼、彘、串寓、何、冉、庚、亚、义、舟、亚微等。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晚商登卣类铜器或出自鲁西南。

5.登爵。传世商器,上海博物馆藏,形制不明,仅铸族氏铭文一“登”字(《集成》7478,图4-2),归入东土登器应该更合理。

6.卣卣。该簋亦为传世器,年代大致在西周早期。铸有铭文5字,曰:“卣卣作车。登。”(《集成》3464,图4-3)其中第二字无法释读,“车”字疑为“旅”字之误,最后“登”字视作族氏铭文似更为稳妥。若然,同样可归入东土邓器。

在此需要进行说明的是,以上六组七器尽管都有一“登”字,但未必是同亲缘组织之器。

若纯粹以复合氏族徽铭文加以系联,恐怕会弄巧成拙。合理的推测是登弁盃、登爵、登笋鬯与卣簋可能出自登地的核心族氏登族,而举登、串寓登则是迁徙于登地的东土异血缘团体。我们不能忽视族氏铭文中的地名要素,更不可过高估计晚商时期亲缘组织的规模。

除了上述诸器,尚待讨论的还有洛阳北窑西周墓所出登氏组器,以及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 M163 所出登仲尊和传世登小仲方鼎诸器。当然孟爵铭文所涉及的“登伯”是否为媯邓,亦须再斟酌。

1971年5月,洛阳博物馆在洛阳瀍河西岸的北窑村南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土坑竖穴墓,墓向为 353°,有腰坑,有殉犬,为典型殷遗墓葬。椁内出铜礼器9件,计鼎1、簋1、卣1、尊1、罍1、觚1、爵2、觶1。卣、尊、罍、觚及其中一爵,均铸“登作尊彝”4字铭(图5)。也就是尊、卣为一

组,罍、觚、爵另成一组,成为该礼器组合的核心要素。此亦属商遗墓葬礼器组合的典型特征。觶与另一爵则分铸“戈”“戈父己”铭<sup>[8]</sup>。由此可知墓主为“登”,随葬“戈”族器或另有其他原因。这里的“登”字一般理解为墓主私名,但商器与周初殷遗器不乏“族氏名号”+“作尊”或“作彝”之类的例子,如“爻。作彝”(甗,《集成》831)、“𠄎。作尊”(鼎,《集成》1767)、“𠄎。作彝”(卣,《集成》5025)、“天。作从”(尊,《集成》5688)、“或。作父丁宝尊彝”(鼎,《集成》2249)等,所以“登”为族名似更契合墓主的殷遗特征,他就是从东土登地迁至洛邑的登族“宗氏”首领。而且北窑墓地本身就是殷遗各族首领的聚葬地,目前见诸考古资料的至少有束、方、篚、皇、亚、庚、史诸东方故族首领之墓<sup>[6]</sup>,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登作尊彝”之登更有可能是东土族名。



图5

姬周王畿区所出西周早期登族器还有张家坡井叔墓地 M163 所出登仲牺尊两件(其一仅存

盖),铭文均作“登仲作宝尊彝”<sup>[9]</sup>(图6-1)。此外还有出土地不明的传世器登小仲鼎两件(《集



图6

成》252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器;《资料库》NA1828,流散于瑞士),其铭文曰:“登小仲佳友得,非敢取,用作厥文祖宝鬯,用尊厥辟福于向(?)宫。”(图6-2)这两组器物恐怕还是与东土登族有关。至于人名用行字“仲”,即如东土束族迁至洛邑后有家族成员称“束叔”(甗,《集成》896;卣,《集成》5303),体现的恰恰是东土殷遗徙居周王朝中心区域后对周文化的吸纳,以达东西族群融合之目的。

最后争议较大的还有孟爵(图7-1)中的“登伯”。按孟爵为传世成王器,前后辗转于王味雪、陈介祺、毛淑美众藏家之手,最后归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辅。孟爵有铭文21字,曰:

佳王初奉(祓)于成周,王令孟宁登伯,宾贝,用作父宝尊彝。(《集成》9104,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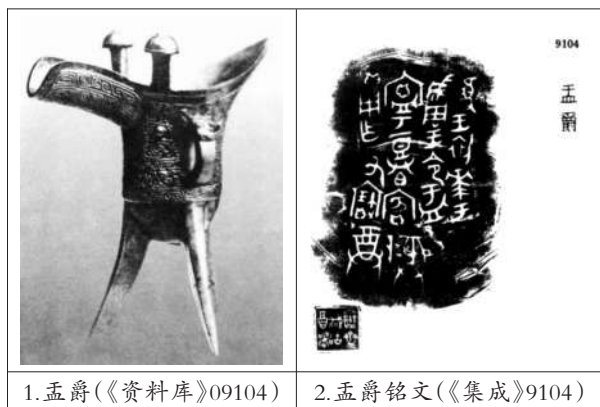


图7

就形制及纹饰言,该爵为商末周初最为流行的样式。而铭文“王初奉(祓)于成周”语,则有助于其年代的精确判断。

按琉璃河黄土坡 M253 所出圜器(甗,《集成》935;簋盖,《集成》3825;卣,《集成》5374)、辽宁喀左小波汰沟所出方座圜簋(《集成》3824)等,均有“王奉(祓)于成周”语,这些器物其年代均在周初。而晋侯墓地所出叔虞鼎铭(《资料库》NA0915)则曰:

佳十又四月,王酹,大柶奉(祓)在成周。咸奉(祓),王呼殷厥士,觴(赏)叔虞以裳衣、车马、贝卅朋。敢对王休(醕),用作宝尊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

就铭文内容推断,叔虞鼎年代非常明确,应该在成周建成之后、叔虞封侯于唐之前所铸。

此中同样提及“奉(祓)在成周”,所以周初所见以周王在成周行奉(祓)礼的大事纪年的器物恐怕均应归入成世。至于“初奉(祓)于成周”与“奉(祓)在成周”是一次还是两次,可以再讨论。总之,将孟爵年代卡在成王时代问题不大,陈梦家的说法要重视<sup>[1]63</sup>。

成王于成周行奉(祓)礼,目的之一在于“殷厥士”,也即大会天下众士。天下诸侯、臣僚大会于成周,其铸器则曰“殷成周”,相关铜器有作册鬲卣(《集成》5400)、作册鬲尊(《集成》5991)、士上卣(《集成》5421、5422)、士上尊(《集成》5999)、士上盃(《集成》9454)及见诸历城厂肆的小臣传簋(《集成》4206),这些器物基本用日名并签署族氏铭文,多属殷遗之物。其他如殷遗束族厚趯鼎(《集成》2730)与■族司鼎(《集成》2659),所记或与这一事件相关联。换言之,成王“奉(祓)于成周”或应在“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尚书·多士》孔传)这一历史背景下作思考。所以孟爵“王令孟宁登伯”之登伯,更有可能是指从东土迁徙于洛邑的登族首领,甚至就是指北窑西周登氏墓的墓主。至于湖北襄樊嫫邓与河南南阳邓城之邓,眼下确凿的文字资料还没有早于昭王时期的,大概也不是成王即位初年重点考虑的绥靖柔服对象。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殷墟卜辞中的登地就是指《左传》隐公十年鲁齐郑三国“盟于邓”的兖州附近的鲁邓,卜辞登族就是指盘踞于鲁邓之地的首领之族。而商周之际的登器,多属东土登族或居住登地的其他族氏组织的遗物,西周早期的姬周王畿内的登器也基本是东土登族西迁后的遗存,与南土嫫姓邓国关系不大。

####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文中简称“《集成》”。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1983年版。文中简称“《屯南》”。③此观点参见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第89-96页;周永珍:《两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考古》1982年第1期,第48-53页;唐兰:《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0页;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考古》2013年第5期,第

62-75页。④参见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考古》2013年第5期;《论近年来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文中简称“《合集》”。⑥“𠄎”字据成套卜辞《合集》8564补,武丁时期吕方主要活动在今山东一带,想必是殷东旧族,所谓西北少数部族断无依据。⑦许进雄编:《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9年版。文中简称“《怀特》”。⑧董作宾编:《殷虚文字乙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3年版。文中简称“《乙编》”。⑨历组“伯或”即沚或之异称,沚地在鲁中一带。参见陈絜:《“伯或征御”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第4-19页。⑩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卷三,《丛书集成》(中华书局补足本)3048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页。⑪李学勤、齐文心、艾兰主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中简称“《英藏》”。2294有“夷王射筭鹿”之田猎占卜记录,同版又有“夷马呼射”“其至……禘,亡灾”之辞,其中马即东土原山一带的马族,禘地则在商邑(山东东平接山镇鄆城村)左近。又《合集》29334“夷筭田”与“夷成田”对贞,其中成为汶水中游沿岸地名,所以筭地也应该在山东境内。卜辞筭、鄆二地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讨论。⑫转引自孙敬明、赵仲泉:《山东昌邑出土商代邓共盃稽考》,载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9页。⑬按

“𠄎”字亦有学者释作“鸡”,今暂不取。⑭“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制作:《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文中简称“《资料库》”。⑮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⑯武丁宾组卜辞有“挚其以媯”(《合集》1087)、“挚弗其以媯”(《合集》1088)之占,此中媯为生称,是讲殷东挚族向商王进献芻族女性。

#### 参考文献

- [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陈絜.卜辞滴水与晚商东土地理[J].中国史研究,2017(4):29-44.
- [3]田秋棉,陈絜.商周鬯、寻、谭诸地的纠葛及相关历史问题之检讨[J].史学集刊,2021(1):84-91.
- [4]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6册[M].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
- [5]陈絜,田秋棉.商周宗亲组织的结构与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22(4):181-203.
- [6]陈絜,聂靖芳.甲骨金文中的束族与商周东土族群流动[J].史学月刊,2022(1):5-18.
- [7]程少轩.试说“𠄎”字及相关问题[M]//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31-145.
- [8]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瑶(窑)西周墓清理记[J].考古,1972(2):35-36.
-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6(1):22-27.

## The Deng Clan and Deng Place Recorded in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the Bronzes of Deng during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Chen Jie

**Abstract:** The state of Deng (邓) surname Man (曼) situated between Nanyang basin and Suizao corridor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clan of Deng (邓) in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which was located in Yanzhou, Jining and also known as Ludeng (鲁邓) recorded in the tenth year of Yingo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refore the bronze ware items of Deng clan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hile items from the early Zhou Dynasty are especially necessary to be identified carefully. Combining the geographical stud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bronzes themselves,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the eastern clan Deng's bronze ware group includes He cover of Denggong (登斧盃), Ding tripod of Judeng (举登鼎), Ding tripod of Chuanxideng (申嵩登鼎), Lei vessel of Dengni (登笋甗), Jue vessel of Deng (登爵), Gui vessel of Tufu (叩父簋) and so on in late Shang Dynasty. The bronze ware set of Deng unearthed from the Beiyao graveyard in Luoyang and the Tomb NO.163 of the Zhangjiapo cemetery site belonged to Jingshu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pproximately related to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the leader of Deng clan in early Zhou Dynasty.

**Key words:** Shang-Zhou; bronze; subregional study; eastern geography; population migration

[责任编辑/知 然]